皇明史概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一

朱國禎輯

江直專恣

文皇即位盡僇建文諸臣懷疑不自安特重錦衣爲爪牙心腹指揮使紀綱掌衛事譏察内外權勢赫奕有諸必從其禍立應猶以外衙門頗借情面　東廠主刺奸督以内臣因史不經見諸紀亦罕有及者設行事人員專緝謀反妖言强劫椎埋及盜倉庫錢糧私鑄私雕印信等事下錦衣打問刑部擬罪其小小者片紙密報日有數次謂之打事件衙字壯麗邃密有獄有理刑官椎

山錦衣上掌者不知何人其禍絕不及縉紳得相安無

事惟成化中西廠最著汪直主之國史所載頗詳亦不

開始設日月顧其流毒甚廣大出理法之外閣臣彊爭

廢而復立其後直雖罪黜亦免殊死至今以為口實遺

址在靈濟宮前上大夫公宴多借之云成化十二年七

月京師黑眚見夜出傷者多死人皆執刀兵自衛達旦不息延及畿縣辛酉遣太常寺少卿劉岌致祭京都城隍之神曰自七月初九日以來妖物昏黑四散夜入城中軍民驚駭不安茲固朕德政有歉所致然于爾神不能無責獨忽然無動于心乎是用遣祭以俾虔禱惟神大振威靈殄此妖物庶神責以盡朕心少寧

妖人李子龍等伏誅本姓侯名得權易州人幼名立甚兒為僧山廣壽寺僧更名明果精長遊方至少林寺遇術士江潮推命後當極貴又遇道人田道真傳與妖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金

盆李家有母孕十四月生男名子龍紅光滿室白蛇盤
繞之異得權得其說遂更名子龍蓄髮往來眞保間交
結不逞又有術士黑山者第云若遇雞鳳凰交之語
得權以與龍所言符信之道士方守眞引至京寓軍匠
楊道仙家道仙有僞勅章嵩念并勾籌符印交通內官
鮑石鄭忠等得權乃得賣緣出入宮府石將引至萬歲
山觀望羽林衛□□戶朱廣素□□忠相識知其事遣以
鞍馬服用石賞報織染局□□□□寒設饌皆羅拜稱爲
上師得權□□爲權勢日張大既而爲錦衣衛官較所發
執得權等下獄□□送都察院出門忽報日韋寒死矣鞫
實伏
誅始設西廠緝事督以□□監汪直直廣西猺種幼被
俘入昭德宮□□最有寵歷□□馬監太監　上懲前事
設廠羅獄命往外詞察初□□布衣小帽時乘驢或騾往
來京城內外人皆不之疑有姦發者市井無賴投內官
韋姓者爲家人從征延綏冐功歷百戶直收之頤瀲尉

用事自置獄凡街市鬭毆罵詈爭雞縱犬及一時廻避
不及者即加箠篴致煩　上慮衆益效之多爲匿書誘
人密以情告行事者捕下獄加以法外之刑寃死相屬
托以捕妖言圖官賞無敢言者與楊翥之獄（見楊文敏傳後）波
及其侄郎中楊仕偉婿主事董序郎家拷及妻女并武
選司衙門封鎖蓋偉之官署也且謗及諸大臣　上由
此信任之威勢壯烈吏部尚書尹旻引爲內助都御史
王越因西征識瑛藉之通情款直愈縱恣御史王本雲
貴剳卷還就其寓舍搜得象笏等物坐罪刑部郎中武
清勘事廣西還執訊無所得猝之不以聞禮部郎中樂

章太醫院判將宗武行人張廷綱使安南還浙江左布政劉福起服皆執下獄益遣校尉四出內京營並外鎮守總兵等處採聽事情跟緝鉗制沿河分布盤詰獨嚴于公差官員倚勢搜檢無復體貌道塗皆阻商賈不通直又日於數十伯人所在穿繞震呼辟道雖大臣莫不引匿一日遇兵部尚書項忠蚤朝不避就左腋下呼名朝罷較尉擁過而去直伴不見叱之始散法司曹郎御史等官每過吊查文卷俱親賫赴廠竟日伺候不得一見東西長安門牌上用黃紙貼寫太監汪傳奉聖旨不書名見者無不驚駭司禮太監黃賜陳祖生皆譖

之發南京韋瑛益引進奸人王英專許人陰私以固信
任人情洶洶五月丙子大學士商輅學士萬安劉珝劉
吉言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校拘執職
官事皆出于風聞暮夜搜檢家財不見有無駕帖人心
震懼各懷疑畏內外文武重臣託之為股肱心膂者也
皆不安於位百司庶府官養之以建政立事者也皆不
得其職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途士卒不安於伍
庶民不安於業承平之世豈容有此蓋緣　陛下委聽
斷於汪直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於群小如韋瑛者
自言親承密　旨得專刑奪百官進退盡在掌握擅作

威福虛張聲勢共同惡相濟如王英則以附己而薦之稍存公論有所諫正則以異己而黜之一如狼虎並無忌憚傷害良善大爲 聖德之累 陛下若謂防微杜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逯杲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爲明鑒方妖物傷人當時人言必有應驗及立西廠驚動人心一如妖傷之狀以此觀之天道示儆不可不慮伏願 皇上體天道之包容勿察察於事情遵 祖宗之成憲勿屑屑於改易肯意必經於六科防將來之假冒奏訴必由于通政杜濫受於他門責政事於府部而嚴課功聚實

之權付刑獄于法司而申三覆五奏之令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姦邪之輩其有謀逆姦細并貪贓壞法重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如此則讒言不入於耳苛政不加於下國家長治 聖壽無疆皆在於此不然此風日長衆口嗷嗷安危未可知也疏入 上震怒命太監懷恩覃昌黃高至閣下厲色傳 旨詰輅等曰朝廷用汪直緝訪奸弊有何壞事爾等遽如此說是誰先主意輅等對曰汪直違 祖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人心輅等同為朝廷除害無有先後恩曰不然 聖意疑此奏未必四人皆同然下筆必有先之者安曰某等

同受朝廷厚恩同一主意誰獨爲先珝奮然泣曰其等
奉侍　皇上於青宮迨今幾二十年幸而朝廷清明四
方無事今忽汪直爲害使遠近不安何忍坐視其等誓
不與彼共戴天吉曰汪直之罪縱使其等不言人必有
言之者今既奏入朕簡黜罰惟命不避於是恩降色徐
曰朝命恩等問具奏之由今皆執論如此當實回話倘
上召問幸勿變前言輅等曰唯恩等去輅舉手加額曰
衆先生肯爲朝廷任事如此輅復何憂益安等三人皆
隨侍青宮輅以先朝舊臣恐　上見疑且慮三人或不
同心故云然也已恩等復至傳旨曰卿等所言良是汪

直壞事朕實不知今便革去西廠散遣官校俾等各安心辦事格等皆頓首謝翌日兵部尚書項忠具草會諸部院大臣共上之留中不出遂罷西廠召恩數直罪而責之復還本監調韋瑛于邊衛差撥諸旗校在外者二十人俱撤還人心快之然 上意猶未釋然也密信任如故仍傳旨用其黨吳綬于鎮撫司理刑直日不知書綬粗曉文義能撰奏章有薦者故用之格等言雖行知其禍尚未已而項忠劾其草令武選郎中姚璧（璧尚書夔之子也夔素與尚書尹旻不協及璧又忤旻意欲注調邊郡恐劾議不免擬徽州同知地近知 上必不從果得旨璧浙人何得遠以近地直兩廣陝西錄除送弼忠明府竟以瘡瘍數年病歸卒于家）特赴吏部

尚書尹旻請署名旻曰本兵部所撰當以兵部爲首璧曰公六卿之長以次當爲首旻怒曰今日纔認得六卿之長旣署名卽遣人報韋瑛曰本兵部所寫某但以次居首爾又數日都御史王越過琊與吉於丞朝越曰汪直所行事儘公道如黃賜專權納賂非直誰能去之且商萬二公在任久事多故有所畏二先生入閣幾日况直加意扶掖何爲亦論列乎琊默然吉曰不然某等言事爲朝廷非爲身謀也設使汪直行事皆公朝廷置公卿大夫欲何爲天下後世謂此爲何等時耶越無以應遂與吉琊府廠中所執人甚多皆無案籍旣革其人各

散去蔣武宗囚服到家家人猶不之覺項忠尋革職爲民見忠本傳六月御史戴縉言近來災變洊臻 皇上諭兩京大臣同加修省夫何訓詰彰彰聽之藐藐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何不肖以固邦本亦未聞群臣革何宿弊進何謀猷以臣治理惟太監汪直緝捕楊曄吳榮等之姦惡高崇王應魁等之贓貪又如奏釋馮徽究抑之軍囚禁裏河害人之宿弊是皆允合公論足以服人而警衆者奈部下韋瑛等不體 聖心猶狂行事已得大臣奏允即將西廠革罷又見 皇上此心即古帝王從諫如流之盛心伏望 皇上推誠任人及時修政務俾宿

弊革於下善政清於上然後天意可回并條數事其一令大臣自陳并請勑內府各監及錦衣衛禁治 上悅其言命所司詳議施行緝九年滿未陞久無聊探知西廠雖革汪直猶幸及假火異建言頌直功德以覬倖進先以奏草示吳綬達于直直得之為言于 上然後奏之御史王億亦以為言於是直復開西廠詗察益苛人不堪命緝奏內自陳一事尤迎合直意蓋直嘗謗楊曅投大學士商輅都御史李賓尚書董方等賄求緩其罪 上信之而難於施行緝言適中機會故尤為直喜云其月商輅致仕去工部尚書張文質執下廠獄 上聞切

責錦衣衛釋之亦不問也直威勢愈張江西人楊福詐稱直自蘇入浙及閩所至官司望風跪謁左右索賄無筭爲鎮守內臣覺而縛之十一月直請嚴文武乘轎之禁三品以上乘武臣繫禁　又請查都城逋逃軍民皆從之直旣屢興大獄猶不快意武以邊功說之大喜乃誘之王越越曰建可乘也而陳鉞撫遼東殺入貢夷人起釁十四年直欲自往體察閣臣萬安亦以爲不可乃以馬文升往比招安功垂成直又請行以處置邊務爲名許之至遼不見虜因殺無辜掘死人髑髏以報文升因之得罪又與陳鉞比陷副都御史侍讀學士江朝宗等皆得罪

初直之行也鉞先遣人賂朝貴與直相厚者為之地又令人自廣寧抵山海關諷居人候直過群伏道左告保巡撫官行事公當惠及軍民時直左右多有納鉞賂者因加稱贊直信之不疑至廣寧鉞便服雜僕從中朝夕左右惟直所命直遂喜與之合鉞前爲山東布政條方爲巡撫有隙條改撫直隸行事多不合人心如禁崇私租勸富家出賑濟穀動以千計絕京官請託之類由是怨謗喧然直曾往南京聞之未發至是條議事至京直遂朝鉞因嗾直發之事連翰林院侍讀學士江朝宗并浙江僉事吳瑞鎮江府知府黎永常州同知柳演蘇州

推官華清吳江等縣知縣馮衡孟瀛宋端學丞甘仲璣義官王祥民吳伯昌等時惟朝宗在京併下獄餘命錦衣衛差官逮治凡半年瑀等始至謂朝宗與俸有連仲璣其婿也爲華清通賂于俸衡亦俸鄉人斂民財以餽瀛爲部民所訐黎福按之挪瀕代行賂并吳瑀按宋端皆受賂俸不能察理刑千戶吳綬栲訊皆不實後綬以私庇下獄遂發南京俸獨誣服受常熟等縣糧長銀三千五百兩例追入官俸不能辦連坐者共爲備納部擬俸等各坐徒杖贖還職瑀及福皆無罪釋之奏上　上以俸職司風紀容通私賂謫戍朝宗謫市船提舉十五年加尹旻太

子太保直所請也給事中王坦山東人以都給事中趙
艮年老居先嗾直奏艮疏詞不謹失體且輕浮難居言
路調盧山知縣葢尚書直閣學劉珝實主之遼東失事
直與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往勘諸將降罰有差
壽宜大遼東告儆直往行邊還陳鉞復希直意奏建州
女直伏當加恨不得都督聲言來寇往年建州三衛搆
海西毛憐累犯邊境朝廷授以都督都指揮之職諸夷
因起爭端紛紛擾亂亦欲挾制以求顯職與其加陞而
招侮莫若整兵而征討請簡剛正謀勇大臣搗其不備
擣其巢穴庶不縱寇長奸尚書余子俊等集議朱永珮

印總兵直監督討之直遂弄兵諸大臣畏其勢司禮內閣又有結爲心腹者鉞奏得行仍命鉞參贊東征軍務方鉞奏上子俊以鉞開邊惡之永直將兵殊不及鉞鉞疑爲子俊所沮乃言本朝未嘗有武職節制文大臣者且征討重務豈可無文臣總督意蓋自爲遂得此命云部議諸夷有來朝不犯邊者勿令驚疑直以其示弱損威乃招誘夷人郎禿等四十人來貢欲賞之死且言建州三衛法當殄滅若今日縱還明日復爲邊患請錮于獄從之分五路出撫順關半月抵其境賊據險迎敵官軍夾攻且發輕騎焚其巢穴賊大敗擒斬六百九十五

級俘四百八十六人破四百五十餘寨，賜勑獎之加直祿米三十六石舊制內臣至太監無秩可歷但加食米以歲十二石為一級直後大同功加至三百石前所未有也十六年直復與永越往延綏禦虜發邊兵三萬聽調給事中孫博陳府事中言校尉不宜緝大臣直怒奏請同行人皆危之軍還亦敘及受賞二月襲虜威寧海子走之御史強珍劾陳鉞挑虜報怨之罪直反劾珍逮入京坐戍凡劾鉞者并兵部官皆奪俸三月直與永越往遼東備虜未行而罷命督京營十二月虜入大同直永越會兵禦之十七年論功領賞其報捷人汪鈺陞都督僉事直之任也從來所無人益駭之五月虜犯宣府直與

王越赴之至冬請回京不許留鎮大同悉召回遊擊叅
將等官直怙寵邀功一時貪冒邪妄之徒競趨附之獻
謀畫策惟恐弗及邊方小警輒諷守將重報之興師動
衆殆無虛月而越等尤巧爲設計每出師必討內官嘗
道及近侍者家人弟姪挾之以往有事資之以彌縫敗
則藉之掩飾或少有斬獲輒張大其功以圖陞賞而膺
金紫與禁兵職侍衛據津要者比比皆是上下相蒙凡
奏不斷不覆盡失　祖宗之舊又因之造言興事妨廢
政務者有之是行所獻俘十人皆老幼孱弱乃以爲首
功其它大率類此紀功官惟命是從惴惴不敢出一語

反緣力得進用執事者心知其非胡盧附和取容說始
建州次威寧海子次大同報三大捷實開三大釁自是
邊境無寧日士馬疲弊餽運耗竭公帑私蓄皆赤立邊
民荼毒有不忍言而直與越典軍相昵久交最密直時
志懷洩禁中語越議之間以語其所厚者及征建州直
納陳鉞譖欲奪越越以其語挾之直不敢動威寧之還
有盜夜越皇城入西門內竊衣米時索之急東廠校尉
緝獲太監尚銘以聞　上喜甚厚賜賚直聞怒曰銘吾
所引用之人乃敢背吾獨擅其功思有以傾之銘懼欲
訪其事適越所厚者潛以其語語銘銘達于內因發其

交搆事　上自直行後李孜省用事萬安結昭德宮受
孟密金寳與萬　等攬權通賂惡直交關浸淫　上頗
聞之并得向撒門搆陷之狀漸疎之不使入于是科道
官交章奏其苛察幻擾請仍罷西厰得　旨朝廷自有
處置萬安約劉珝曰西厰爲害久矣今科道官欲革之
朝廷不從吾輩豈可坐視有疏必從珝曰西厰行事有
何不公安曰公不欲吾自爲之乃自署名以進　上乃
罷之中外欣然珝有慚色葢珝無它腸爲越所誤說者
謂直狠而刻所傷國體安等竊而奸傷在國脉一狐遠
羣狐復穴其中爲害更甚　上雖聖明不能盡掃也直

在大同與總兵許寧不協凡事掣肘巡撫郭鏜以聞
上惡之切責調直南京遣太監李榮趣之行直之前後
出使也厭健馬不乘常御騾車日夜馳逐有司追候不
及動遭箠撻有定州知州裴泰者預爲饌以待直至僕
從皆醉飽欣欣直心識之至是被調道經曲陽縣有司
聞風畏避直至閒寥困臥館中孤燈熒然適泰以迎謁
所司至直窘甚求食泰以所挾飲饌與共直遂忘爾我
待之且曰吾非復前比矣吾南行
上意猶未可測明
發但得車馬備辦起程足矣泰曰諾至明趣駕而去聲
勢寂然人以小人得喪之態可爲世戒云尋有劾其八

罪者降奉御　孝陵司香越奪伯爵戴縉仕至尚書與
吳綬皆爲民侍郎張順致仕韋瑛調外餘貶謫有差項
忠強珍復職陳鉞已先二年爲都督馬儀所訐奪官後
坐事爲民馬文升尚在戍籍右都李𧐐副都屠滽以爲
言奪俸半年葢　上猶以建州事爲文升罪也惟尚銘
因直見疎獨擅權勢甘言悅色釣取名譽內肆陰狡貪
官鬻爵無所不至聞京師有富室輒以事羅致之得重
賂乃已又謀入司禮監與嘗道者相埒人知其必敗二
十年黜往南京尋遣官較追械之還將窮治復有　旨
從輕押赴京杖百充淨軍籍其家得貲數萬輦送內府

者累日不絕而先有王臣者一曰王瘸子左足偏短以妖術爲太監王敬所信敬奉使江南臣及百戸王完等十九人從所至陵轢官吏毒害良善詐傳　詔旨括取可玩皆出臣所爲臣又多取美女淫亂在蘇州令生員抄錄子平遺集索以妨業辭即逮至驛中亂箠之生員趙沐等懷憤聚數百人欲其擾害諸罪毆逐敬還京訴下巡按擬杖贖奏繳巡撫王恕上言王敬賫駕帖止開前往蘇常採藥餌收書籍别無行拘大戸索取銀兩豈期王敬動以　朝廷爲名求賄無有紀極東南騷然民不堪命王敬方來太監陞英又至造辦藥料冰梅蘇松

常三府已辦與價銀六千兩鎮江太平池州寧國安慶
徽州廣德七府州與銀一千五百兩又發鈔四百塊于
松江府索銀二千兩王敬發鹽一萬五千五百引于寧
國等府逼銀三萬二千五百兩又有鹽數百船發江北
廬州等府衛江西南昌等處逼賣不知又有幾十萬兩
至蘇州等府刑驅勢逼索取官民銀三萬六千餘兩其
在江浙并南京沿途索害官民金銀又有幾十萬千戶
王臣專弄左道王敬聽其擾置舳艫相銜滿載而歸污
損國體大失人心謹將臣該管地方索取金銀開數具
題伏望　留意於難保之天命割恩於壞事之小人明

正法典詔械三人下詔獄會尚銘亦發其事 上太息曰民情常患不能上達王臣等矯詐爲奸惡使東南赤子重罹荼毒朕安得知罪狀既露非重戮不足謝天下亟斬梟示敬英並克南淨軍時常州知府孫仁爲敬所訐被逮恕亦奏釋之韋瑛謫萬全衛討邀功起用自撰妖言陷巫人劉忠與等十餘人不軌告督軍太監張善捕獲毒刑取其家貲誣服以聞命官會鞫得白 上命斬瑛梟首惡黨論罪被誣者盡釋浹歲間諸大害悉除莫不稱 上之明斷云

朱史氏曰國朝內豎之惡顯于王振別紀稱其起儒學

能戢同類至土木滔天之罪一死未足塞責　英宗猶追思立祠豈有他長可結　主眷想當日承平既久大臣皆老于位日浸潤媟孽取信汪直巧黠亦用此法而加甚焉凡小人能乘人之所暗聲色貨利是也尤最能乘人之所明耳目齒頰是也　天子居高聽卑喜聞外事而其人又以小忠小信自固遂落其計覺有邏蚤禍有淺深惟大舜能察邇言聲入心通善而實惡是而實非毫釐千里本不易辨況其言是其人非更有權衡必能戢蔣琮有誅李孜省之功肆毒于南其伎倆與直上下至瑾而極至逆進而更極振瑾沒於賄餘三人

獨否直琮有閹臣居中能脅聽不能奪權罪止南遷逆
進并大阿竊之閹部而下皆爲之用故其禍尤烈中閒
百年安靜 肅 穆 神 三聖之識寃千古矣
近日汪文言作用全與直相似其人精悍刻核刺人陰事喋喋可聽早出暮必四數方歸昏夜叩諸貴之門不敢不應相厚者闢門待之惟恐不至言無不從而某某爲尤甚人皆知其必敗南中一都御史貽書勸某早絕荅云義不忍負方得志橫甚奉朝皆震以一望見稍冀稱爲極崇通政某其同鄉也素與余善一日相見密問汪何如人余曰無忌憚不可近某甚喜曰得之矣未一年而敗逮獄若擣不承然逆進巳踈爲爰書列所惡者姓名奏聞逮死六人戍九人不論其承與不也人猶稱之日奇男子奇男子云凡數年方寂寂其最驩者一人因假歸入京稍遲得免郎諜大拜未果竟陰爲之報怨云

開設猛密

木邦舊名孟都一名孟邦漢時木鹿王苗裔至正二十六年立木邦總管府國初內附爲木邦府尋改宣慰司永樂間宣慰罕賓從征緬正統中從征麓川皆有功益其地以故在六慰中分土最遠猛密十三處皆在其中猛密有磚城無樓櫓産瓜果花蔬與中國同有寶井金鑛估客雲集南牙山峙之摩勒金沙二水環焉寶井利多陶孟司歪領之陶孟者總言頭目一云如中國總檢之稱宣慰罕櫟法歲取寶愛其女曩罕弄妻司歪櫟法死孫罕烇法立嗜酒好殺曩罕弄自恃尊行不肯服屬結族人與之爭官

互侵殺景泰中侵木邦遂宣慰據公署刼掠鄰境麓川孟養等處殆徧威力日盛自稱天娘子其子思樑稱宣慰每以金寶結內欲自立爲守臣所抑不得行守臣遣官往撫亦不聽且遁交阯欲借兵自樹成化十八年雲南鎮守黔公沐琮奏聞謂用兵恐糧餉不繼宜先榜諭令省改如其怙終必須進勦兵部尚書張鵬等力主用兵

命集議皆謂兵宜慎重琮等明言糧餉不繼兼安南屢攻老撾窺伺境上未可輕動第宜行榜文或璽書付琮諭之若彼能去逆效順還所侵村寨與木邦隴川絕嫌修好則前惡悉置不問果執迷已甚加兵未晚閣

臣萬安劉珝亦具題請猛密止與木邦挾讐爭占夷境
未嘗犯邊其差捧進貢毋欽是以衆議只主撫諭今寫
勑付雲南守臣事理最當但彼處聽遣之人俱係武弁
惟喜與兵不喜撫諭蓋與兵則得支錢糧得掠子女金
幣既歸又獲陞賞此輩深有利焉撫則反是若從所議
則彼必仍謂撫諭不從而與兵决矣勞費固不足惜只
恐一不利必至再至三兵連禍結勢不容已况安南覬
覦已久别生他患追悔莫及惟簡命才識大臣一人選
熟知夷情夷語者往與守臣宣道　朝廷不忍加兵之
意有其宿罪徐觀順逆别爲處置　上可其議時程宗

以副都居憂即起與譯者蘇銓偕往初曩罕弄既侵削木邦畏鄰境土官不平來攻用商人劉資五計潛遣至京懷寶石黃金賂安及皇親萬喜等奏乞開設衙門徑屬布政司下閣臣議安欲許之劉珝劉吉不可曰猛密原木邦所屬曩罕弄叛而請命於朝若許之則凡土官宣慰聞之誰不解體即是周天子命三晉之意既壞舊制更起兵端必不可許安曰不從是矣聞有欲與兵大舉伐之以邀功者往日麓川之事不可不戒珝曰何以伐爲罕弄果弗靖但雲南守臣嚴備使其旁千崖孟養等宣慰以夷攻夷蕞爾小醜亦何能爲事遂寢既而珝

去安遂授意薪銓謂內廷意甚堅荅萬貴妃方有寵歆
于得寶密附和衆皆不知且遠夷兼甚介意者銓言于
宗宗大喜倡議右猛密衆皆駭之巡撫吳誠亦以爲不
可宗恚甚陰使人諗誠云彼此俱利無爲異同不然巡
撫重任非公有也誠遂不敢言宗乃會守臣往勘凡木
邦訴告皆杖遣之而曩罕弄使至犒賚殊厚又獨踰南
山就見且命之坐罕弄揣知宗意略不及木邦故地且
謬言求他侵地宗皆許之遂上疏請分設再下宗酌議
亦無可議內外搆通文飾唯唯而已誠竟以憂卒宗代
之再奏讐殺已久勢難再合已撫諸夷示以朝廷宥罪

開設衙門之意無不感悅從之立猛密安撫司以思楪爲使徑隸布政司宗得入爲刑部侍郎歴南工部尚書蓋自搆釁以來木邦積弱不能報復雖屢常奏愬終不得直議者謂劉珝之說甚正張鵬請用兵職方郎劉大夏主之安既得賂遂絀其說一主撫諭謂息兵安邊其言斑斑可喜而實暗藏機關宗又曲承風指因而爲利所謂退地實無尺寸歸木邦也邊人莫不怨惋罕弄益大肆侵木邦如故弘治五年聞于朝宗時已致仕廷劾偉止贖杖罕它法亦益荒淫迎婦于孟乃寨思楪乘虛襲之竊據分地二十七處誘降其頭目高答落放卓孟

信蠻等聚兵阻路宄法不得還依住孟乃寨者三年巡
撫張詰遣叅政毛科父吉死事贈官謚忠襄副使荆茂等詣猛密
曉以利害思楪猶不服乃遣叅政方守僉事周鳳都指
揮僉事馬鉉督理糧餉叅議黄東山副使趙炯都指揮
僉事實俊 督隴川南甸千崖三宣撫司積糧開路示
以必征之勢宄法亦令人調土兵合三宣撫兵至蠻遮
共圖之思楪度不能抗引去宄法乃得歸詰疏請須賞
廷議謂宄法雖歸思楪猶未見悔心服罪再委官召思
楪出見令與宄法歃血盡還故地縛叛酋來獻永息兵
端乃行賞思楪終抗命圍蠻遮甚急求救內地束手無

以應孟養思陸者麓川遺孽立誓書不許過金沙江至是請自效勦思機而夷俗相傳猛密素畏思陸之兵科等以爲然遂請於總兵鎮廵官檄召之未至思機遣人賂思陸不受曰破汝實將焉往且有官賞乘機劫略地方官又不能禁也思機意阻密約木邦諸部爲内應且進兵乞法來告有千户尹銘者嘗從撫夷因陳思機可擒之狀沐琮張誥檄烱東山科調官民兵萬二千人防護察各夷動靜隨宜經理烱科皆會騰衝東山先之隴川儲糧科欲自爲軍備合罪人納贖米徵潞江土舍使用歲例銀皆隨軍收貯遣蘭昂促孟養兵且厚賜之又

以隴川逼近蠻莫復增發三宣撫兵欲借此挾撫成功
思陸遣大陶孟倫索領夷兵過江時科營戛勒河西烱
營其東思㑭令陶宗思英等柵守蠻莫東山別發騰衝
標兵三百人將往合營烱貽書頗相左留止千崖戒各
倉毋與軍士糧兩軍喧譁科乃以所支賞功銀及自所
貯給軍約抑各衛月糧償官一日科過烱議事指揮戴
紀家人失火營燬喪軍器千數科狼狽移屯幾不能軍
百計招集踰月引兵駐南牙山與倫索兵會索初過江
指鷹謂蘭昂曰我曹猶此鷹奪得地土即管食之何知
其它科聞甚悔懼客曰此夷中常態公望爲忠臣孝子

耶姑了目前無爲遠慮乃使人趣燗策進止時孟養兵營蠻莫寨前科燗議遣尹銘及他把事招降思英不從伏兵傷孟養一人殺二人懸首柵上又射傷武定哨兵五人已而燗令夷兵乘高詈之思英閉寨不出復遣人往諭乃以緬書來言願講和孟養兵聞約降頗有怨言科患之顧軍中所携糧原不多至是已盡士皆採芭蕉心食之科見思英未出又念倫索前語遂引兵退營孟都燗亦從之二人既去倫索懼思英絕其歸路領兵取道干崖而去軍皆饑疲且聞追者在後爭走相蹂踐死者甚衆科至孟都思摖使頭目聶方來請事責令獻象

二隻諭宣慰退所侵地仍備方物納貢償官軍糧餉費
晟方聽命將省城傳言璽莫柵上有死人首我軍失利
總兵鎮巡聞之懼即召科還且戒孟養囘兵各守境然
孟養自是遂犯約數與兵渡江與孟密戰矣科在道思
樑令人隨科使與宣慰約息兵宣慰已從甚許諾厚禮
使者還報科喜曰謂事成當得優擢鎮巡以二夷未嘗
面服委茂及東山往驗未幾思樑與宣慰乞法所貢方
物皆至於是鎮巡等官奏請錄茂㑹東山及科之功并
以科嘗失火喧傳殺傷多孟養數牓書言兵敗狀聞求
遣官勘視科方奉表至京以孟密歸順皆已與㑹撫

之功顧欲參究失火并勘視死亡兵數茂等歸順後續一行功反居首乃具奏乞辨明功過下巡按通查瞞亦以猛密納貢及所行便宜賦詩十二首以進兵部劾之并下按問坐奏事不實贖徒尋以科道論劾降鹽運同知又與御史余本實互訐各降一級科尋亦致仕十三年黔公沐崑等奏孟養思陸越過金沙江奪猛密蠻莫貢章等處撫諭日久不聽而木邦宣慰罕烈年幼不能自立意欲助思陸以報猛密其木邦陶孟畢松陽畏法遜避陰亦與思陸結黨逆節已彰欲集大軍勦之圖上三策其上正名義以討之其中勵兵威以懾之其下暫

守至冬撫諭　詔姑用下策至十六年思陸聽撫渡江夫其後猛密酋曰思忠奔思混爭立緬乘之殺奔而立混改名思忠率司化司恨丙測齋偶印來歸木邦酋曰罕扳投于緬用事後被殺子進忠內奔緬追至姚關焚掠官兵破走之進忠死子欽亦死其叔罕袪約暹羅攻緬緬恨之以大衆圍其城請救于我不至城陷死立猛密思禮領之一曰思忠來歸陞爲宣撫忠死緬來攻母罕烘弱不能支率思禮思仁奔猛廣而猛密失十八年緬復攻猛廣罕烘思體奔隴川思仁丙測奔工四而猛廣又失二十年思仁以象馬入隴川爲宣撫多思仁所拒憤歸于緬緬以思仁食其地

蔣琮驕橫

弘治七年九月發南京守備太監蔣琮充　孝陵淨軍初南京沿江蘆塲俱係軍民開墾辦納粮課及各窰廠採取供應柴薪成化初江浦縣界新生沙洲六叚縣人先後告官承業以補沈江田畆之數其餘空地悉賦居民出租供守備廳公用太監黃賜時姦人悉獻于三廠盡收其利而歲額租課如舊　孝宗即位遵　詔書悉歸之民縣人奏下御史姜綰等覆按而蔣琮來覛事屢以揭帖囑托使斷歸三廠綰等遂連名劾琮謂以守備重臣與小民爭利假公事以飾私情用揭帖而抗詔旨

揚言陰中者以必從因歷數琮十罪且言今士夫側耳人人自危軍民負苦怨聲載道乞下琮于理明正其罪刑部尚書何喬新覆移南京勘處此弘治二年二月中事其時適有後湖勘田事洪武中設黃冊庫於玄武湖中戶部委官同給事中一員管理五日一曬晾籍冊及有事查理移文內府請鎖鑰方許過湖近歲守備人員於湖灘岸開墾作田致湖面淤塞人得往來弘治元年南京御史余濬言於朝行南京戶部委主事盧錦會勘錦時與給事中方向同管庫亦嘗於庫旁洲上墾田種植蔬瓜又[illegible]湖灘放牧牲畜及擅伐蘆葦易銀爲修

理寺太監陳祖生等命巡捕百戶崔昇執庫夫姜信等鞫之具奏何喬新亦覆移南法司南戶部丞勘以聞而琮先已上疏自辨謂其在京嘗劾奏江西姦人李孜省等罪狀黜其黨與守備南京又嘗糾發諸司過犯以此諸人連謀構陷因條析緒等所言而泄及御史劉愷方岳及南諸司違法事且謂刑部尚書何喬新主事曾望宏皆孜省同鄉姦黨而緒亦江西人也以故喬新不詳虛實附和加參有旨行南京併勘先太監郭鏞奉使兩廣過南京遼應天府尹楊守隨南刑部郎中趙璧大理寺正閻琊會後湖勘主事盧錦給事中方向占種湖田

事鏞因駕官舟過湖觀望御史孫綖等以擅游禁地劾之鏞還而自辯因言向牧羊湖灘之上　賞官地蘆薪而守隨等勘問止坐鏞爲民謂向無罪所擬未當御史不行劾奏俱黨比不公請遣官覆按　上遣太監何穆大理少卿楊謐偕往而綰等及琮更相奏訐綰等凡四章琮凡六章皆付穆等劾治奏至謂各因私忿煩瀆聖聰琮不當占管核獻蘆洲地私囑勘官及擅收斑匠工銀而所訐御史等官違法事及向喬新曾望宏爲李孜省黨其言皆誣綰等不當薦辱監生及失舉盧錦占種湖田事其所劾蔣琮違法事如妄保內臣批驗狀

詞亦多不實請逆加逮問都察院議以爲瑀等所奏
是勘詞無諸人欵狀而琮縉續奏又未勘報請仍行繼
等重勘歸結於是縉及御史金華劉遜孫紘紀傑曹玉
譚肅徐禮余濬皆就逮而琮所占官房酒樓地悉歸之
官又擬璧贓向供贖杖還職守隨候朝覲畢聽問得
旨降調外任于是守隨謫廣西參政璧降吉安通判向
雲南驛丞而縉等逮至下部院會議縉等有乖風紀琮
累辨誣人及太監陳祖生鄭強等各因襲受獻蘆塲之
類幷南刑部侍郎阮勤僉都虞瑤大理卿吳道宏寺丞
屠勲擬罪不當致仕南工部尚書程宗見任侍郎黃孔

昭因襲前弊俱宜逮治且琮與綸等訐奏詞所連及者百餘人經年未結官吏人民皆失職業乞早爲決斷上曰御史不顧大體構詞訐奏煩瀆　朝廷若綸劉遜余濬孫紘繆樗紀傑方岳各降一級劉愷降二級俱調外任蔣琮亦有不實姑宥之陳祖生鄭源錢能李榮程宗免問黃孔昭阮勤虞瑤吳道宏俞勳各奪俸三月於是綸調桂陽州遜澧州濬平度州紘膠州樗莒州傑桐州岳泰州俱判官愷瀏陽縣縣丞初綸等下獄而琮猶治事衆論不平都給事中陳璚御史伊宏各上疏爭之謂如按事者言則琮與御史皆當下獄如都察院議則

俱合待勘罪同法異難以服人且以一內臣而置御史十人於獄臺院爲空傳之四方殊累大體都給事中韓重等御史張賓以爲言皆不聽吏部尚書王恕上言琮獨蒙宥人心不平乞追還前旨以消物議且言諫者奉旨皆以已發落爲言夫事有不當十易之不爲過若謂已發落者不可易則古之從諫如流者豈皆未發落者乎 上曰朕以守備重任不宜輕動爲何復如此說不允至是綰等降調命下衆議紛然而琮之勢日重矣琮小有才頗通書史言事班班 上且厭且喜之李孜省遣戍遇赦當還琮在印綬印監獨言罪大不可宥復械

至京下錦衣杖栲死　上甚悅命守備南京至德州言
都御史張冔創爲新法于眞定河閒等陸路千有餘里
築長垣掘濠塹欲以禦盜不知曠野沙窩高下不一一
經風雨立就坍塌當此農月興不急之務愁歎之聲盈
于道路　上曰官得其人盜賊自息徒爾勞民何益于
事論止之又言自張家灣至儀眞增設巡河官數多
取回以其事委所在官司帶管吏部難之命查永樂
來各官名數以聞吏部爲革沽頭主事及南直隸巡
郎中歸之兩淮鹽法御史于是愈自恣謂人莫
恣不法姜綰之奏支詞強辨勘官在琮而

之無如之何至七年復許奏南兵部郎中婁性違廢擅
權斯凌軍職承委修運河甎干宿州禹廟後挪建生祠
塑巳像其中及假托修造會同館武學僕莊皂隸銀諸
不法事　上命給事中任倫郎中盛洪御史劉瑋勘問
未報而琮復奏性潛易案卷倫等阿附掩飾又奏南兵
部員外郎袁𡟰侵欺馬快船價事亦連性性具疏自辯
還太監趙忠大理少卿馬中錫按覈琮疑二當道庇之
揚言二家不法事甚多會廣洋衛指揮同知石文通奏
琮僣後殺人為軍民所苦請召還疏巳入矣當道見之
密令增入琮開掘聚寶山有傷　皇陵王氣令忠等并

勘皆實下南都察院逮問九月獄具　上曰蔣宗攊斷
衆寳山打死人命違法多端本當處死姑宥之發　孝
陵充淨軍性亦革職爲民

平普安賊

弘治十年貴州普安州土判官隆暢旣老子禮代職聽營長阿保等之讒父子相仇暢有妾曰米魯乃雲南霑益州土官安民女一曰其妹嘗以罪見逐禮招之同居又阿保皆通焉暢遂毀阿保寨虜其財物阿保遂與禮等借兵作亂焚暢所部寨舍倉廩殺其從者久之暢遣兵攻禮殺之阿保見禮死欲助米魯據其柄乃與子阿鮓莫阿歹兒等率兵攻暢破其寨百餘殺掠人畜甚衆暢懼逃之雲南亦佐縣總兵官東寧伯焦俊巡撫錢鉞召阿保與暢會盟戒以息兵旣散米魯潛令擁暢上馬歸

暢中毒死阿保米魯等為亂滋甚數攻寨堡殺傷官軍屢撫不聽暢又有妾適烏生子玥璐居南安衛城中阿保欲害其母子乃於南安城外築阿先硬寨自率兵守之又築青黑硬寨於普安城外阿歹兒守之築猴場硬寨於拖長江東阿鮓莫守之又于江外築查剌硬寨據險為固四寨相去三百餘里復號猴場寨為承天寨出入僭黃旗自稱無敵大王鎮撫及御史張淳命指揮劉英率兵往捕不克賊益恣横刧掠軍民焚燒屯堡聲言欲攻普安安南二城鎮撫等官乃發十衛官軍及諸長官司土兵萬三千餘人劉英與都指揮王瑋李雄等領

之英璋由普安衛分道進兵雄等由烏撒後所直抵拖長江截其後先期以檄招諭諸脇從者由是賊黨歸順且八百餘人阿保父子逆戰於猴場寨兵潰奔查剌寨已而復渡江劫營官軍擊却之死傷甚衆阿保等皆逃去雄召安民賞之使訪賊所在民乃率土兵爲先鋒追斬阿保於查剌山菁未幾阿叉兒亦爲民所執官軍復深入菁洞擒阿餅莫惟米魯亡走倰鈌等奏言賊弄兵十年先後據夷寨百三十餘殺納稅民掠人畜財物不可勝計至於僭立名號殺傷官軍臣等調發漢軍土兵分道進討賊酋或授首藁門或繫頸犴獄但米魯及從

賊張保客等實肇亂階今悉遣匪安民家當乘勝追勦
竊恐復將蔓延乞勅雲南鎮巡官委守巡守備等官親
詣霑益州追責安民執送米魯等以殲餘孽並從之民既
匿魯又轉之他所資以蠻兵五百襲殺適烏并其二子
管長福佑等迎米魯歸故管攻刼諸寨大肆殺掠且言
欲據普安勝其州衛毋得申奏事聞調雲南貴州兵會
勦初暢之死也適烏數以賄求立并請兵討賊御史淳
許之米魯攻殺適烏亦數以賄求聽撫罷兵錢鉞及副
使周鳳都指揮劉英吳遠指揮任禮張英楊芳皆受之
少監楊友總兵官焦俊至移文坐取而所遣人又需索

倿年貯積張籍兵律益飛既殺阿保諸人遂自以爲功報米胄等益遠遷賞縱之翢其賄也有　旨令雲南總兵官捜捕貴州副使劉福自詭知兵鈚恐雲南之分其功也遂倚福以擒賊友及總兵豐潤伯曹愷皆以爲然任禮先以情報賊兵至阿馬坡賊已出怨言與遠又使人索路賊許之而兵益進福䄂怒將却營千戶謝忠以告遠不信禮與張英各竊馬以逃賊至無備軍遂敗殺傷百餘人遠墜岸折足死普安州幾陷鎮撫及楊友請益兵既而友復奏謂用兵出鎮巡意致官軍輕率失利非臣之罪有　詔切責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副都

督軍友又恐賊之擅其功也乘其未至詭言賊已聽撫約十月大兵不至賞如土俗出財物陪償部議謂其情譎詐難信友擅功奏詞互異當治罪而賊已攻燒寶甸復益兵進圍安南城斷絕盤江道路矣友無以自解促劉福進兵憚亦依違不敢言至安莊巡按陳恪以賊衆兵寡追及友等止之不聽方渡盤江以旗榜招賊與右布政周鉦張樂宴軍中原調酒城州土官王瑶求賞不得以其衆先退福祐之黨覘知復誅刼營軍士羅城以告指揮史韜請移軍皆不聽都指揮李堂黄京以疾臥營中指揮王通等遯去周鳳微服先渡江道阻餓復

營賊至軍復大敗史韜拒敵死殺傷溺水者千六百人楊友被執福鳳與閻鉦李雄郭仁李宗武皆死軍資器械爲之一空於是賊勢轉盛鈇罷去代以陳金軾在中塗請調廣西泗城州土舍岑接土兵二萬營砦布河湖廣清浪叅將趙晟營盤江東岸又行雲南領原調漢土兵四萬刻期過界與播州酉陽兩江口三土兵共萬五千四面夾攻從之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軾進至查城兵分八哨叅將趙晟督清浪軍并永順酉江口等處長官彭世英等土兵從大盤江右哨進兼督都指揮張泰李堂領普定等衛軍酉陽宣撫冉舜臣等土兵從小盤

江左哨進都指揮崔鐸劉永寧等衛軍播州黃平安撫司同知楊才等土兵從右盤江中哨進兵備副使劉鳳督都指揮黃京等軍泗州城頭目王傑等從砦布河後哨進分委各處兵官嚴加固守總兵曹愷劄盤江東岸遙制督責巡按戴乾布政黃璉叅政羅安隨軍往來督哨并經理軍儲餽餉約雲南鎮撫沐崑陳金會兵分亦咨孔雄州亦佐縣拖長江四路入而刻日齊發軾率都指揮李政等親詣調度居中節制相機策應自貴州進者先破阿舊等七寨賊奔過大江都指揮張泰等結筏而渡共斬二百餘級賊奔入箐逃山破之直進至安南

衛賊皆奔散團解又攻破阿保利硬寨至江西坡探賊
方開普安路將巡督軍急擊共斬四百八十餘級曹愷
亦渡江克阿滿等寨共斬五百十餘級右都督王通渡
江遇普安賊所向克捷破盧塘寨取出被虜少監楊友
指揮葉曇等克阿黑阿維等寨斬二百四十餘級劉鳳
自砦布河進攻長牌嶺斬一百四十餘抵安南衛賊遯
團解諸軍皆會移營至廖旗箐賊潰連攻石頭魯泥坎
斬寨首阿烏獲級二百餘米魯等迎戰敗走至安南千
戶所團解悉破傍近諸寨斬二百餘級擒賊首米采等
數十人李政楊芳等往來督戰共斬六百餘級賊首阿

宗等縛獻阿舊又計擒賊目波衣等自雲南進者布政
李韶叅政張朝用叅議張璠副使包裕僉事王懋中都
指揮孫輔劉桓分哨至曲靖衛福祐正攻平夷千戶所
城急往救城已破守將張晟遁走賊恐兵攻後所大河
扼勒等屯堡我兵追及斬福祐于阿昝餘皆潰散福祐
轉攻樂民千戶所城遙見官兵勢盛俱退走追至陡崖
硬寨斬百餘級賊固守平夷本寨知府王嘉隆等襲其
後上知府鳳英扼其前大破之擒賊首禨車共斬三百
餘級福佑等逃往馬尾籠寨與米魯兵合餘賊匿阿匪
籠督兵追勦斬三百餘級米魯既窘令賊首李聽探路

將逃爲邏者所獲大兵合圍来魯及禍祕并其妻適固首賊張保容張定玉得俱臨陣斬首惟馬尾籠寨絕險攻之七日未克賊首阿宗聽招諭送出主謀叛逆江西賈人龍清監生洪子彝張僖洍[illegible]祕妻攝受子阿雜等龍清仍肆兇惡即被格殺又攻石崖拖長江響水崗小竹山㮚山獨木等寨擒殺一千二百餘地方悉平總計雲貴各省生擒一百九十七名斬首四千八百一十六級破一千餘寨捷聞　賜勅獎勵頒賞御史戴乾王何追論起釁失事諸臣罪給事中張維新往按分別死戍降罰有差間鍇劉福周鳳等贈官祭葬蔭子貴州撫按劉

洪臣龔劾禍幸功生事剛愎自用其禍皆起于副使周
鳳而成于禍乞追還恩命從之安民先以匿賊逮下獄
坐絞上章自辯及大軍壓境始于獄中移文調土兵擒
斬賊二百餘人爲解雲南鎮撫亦言南方諸夷惟土官
是服安民不歸恐生他變微勞可錄當從未減安乃得
贖徒復職

平清平苗

貴州地連湖廣溪塞險阻林箐蒙密易數匿爲寇諸苗生長山谷性驁悍嗜殺又守臣或時科擾猾民多並緣爲奸利故諸苗輒相煽爲亂正德十一年二月清平衛車枕等寨苗反其酋阿傍阿皆阿革皆僞稱王據香爐山爲巢穴山周圍四十里高數百丈四面陡絶其上平衍據之糾合苗衆焚刼居民蔓及興隆偏頭平越新添龍貴諸鎮道阻不通巡撫曹祥同鎮巡諸臣檄諸路兵以都指揮周吉部領叅議蔡潮監視且勦且撫會祥遷秩去都御史鄒文盛代諸酋負固不聽撫事聞　上下

璽書命文盛及總兵李昂勦之剏勅湖廣巡撫秦金總兵楊英會勦文盛檄湖廣四川兵未至先集貴州兵以參政胡濂參議蔡潮都指揮潘勲指揮佘大綸各監統正德十二年八月初三進初八日諸將擣碗木寨伏兵擒賊首阿革二十六日擣羅被寨又擒賊從阿義阿黎九月十一日指揮滿弼王言金章等率游兵巡徼遇賊衆三百餘人自香爐山突出至大岐坡弼等四面邀擊殺賊五十餘人賊退奔據白崖亡何副總兵李瑾帥湖廣兵至貴州程番安順諸路及四川播州酉陽兵俱先後至又募土兵亦集文盛等乃相賊巢險易分兵五哨

命參將洛忠都指揮劉麟陶霖王璽祁鎮龔晏湯洪許
詔各統領副使李麟參議蔡潮僉事許效康詹源各監
軍參政胡濂督餉布政使趙文奎轉運指揮佘大綸李
游兵策應總兵官李昂副總兵李瑾駐師要害地應援
文盛居中節制御史周文光紀功諸將分道刻期進抵
香爐山夾攻之山險惟隘路五處透進上賊皆築砦柵
守禦官兵稍近則木石毒弩俱下乃用火銃焚其寨柵
賊隨以水沃滅之諸將仰攻數日不能克乃以意製鐵
貓爬山虎繩梯等具督令官尉彭九霄彭明輔等揀精
兵十月初三日昧爽附山下緣厓猿攀相引上拔其外

柵縱火焚賊廬舍三十餘間擊斬百餘人賊死戰禦之兵不得深入遂歛衆退復採木製楊橋戰樓高與賊寨將約接近可攀登者至十四日夜分雷雨大作諸軍覘賊不備昇前攻具附崖土兵先登官軍繼之斬關拔柵入縱火焚賊廬舍烟焰蔽天四面夾攻至天明賊不能支乃退奔入後山復據險爲寨後山峻隘尤甚諸將督兵進駐重險二十二日伏兵崖下都指揮王言同嚮導陳艮等登山半誘之賊衆持鏢弩下山迎敵我伏兵四起接戰賊復奔據絕頂拒守益堅諸將用嚮導土人探知賊山後頗有林木藤蘿可懸縋攀緣數處乃先遣人

人寨說降至二十八日百戶邵剛吳陞於山前招賊酋與語撫之使令往復故延久賊果聚衆山前觀聽山後備稍弛諸將乃督兵以攻具附所探諸處齊登賊衆覺倉卒拒戰官兵已奪險奮擊賊不能禦乃大潰乘勝入擣厓峒擒賊首阿傍等斬首及俘獲甚衆分兵搜捕山箐擒斬畧盡諸將遣使言文盛黑苗久負固稱亂據龍頭都黎都蘭等山寨與阿傍等聲勢相倚居民被其荼虐官府屢欲勦之以阿傍等未靖兵力不及故亂日益滋今兵衆大集請乘勝進勦黑苗諸叛亂巢寨其脅從觀望諸苗亦宜乘此兵威撫定之可無難者文盛然其

討令諸將以十一月十六日帥兵進勦黑苗擣龍頭寨賊恃江水深險沿厓禦之官兵伐木爲筏渡江直衝賊巢縱火焚賊廬舍儲積賊敗走諸軍乘勝追殺十二月初七日進擣都黎連日擣都蘭都蓬密西大支馬羅等寨擒苗酋阿玆等俘斬數百其天漂夭壩黎從楊保苗坪千等寨苗賊畏兵威悉聽招撫先殺占軍堡屯田悉還官給復業者三千八百餘戶黑苗遂平前後共擒獲首惡二十餘人從賊何犵等八十餘人斬首一千五百一十九級焚賊廬舍一萬四千餘間撫過苗衆三百七十五寨捷聞 上降璽書奬諭文盛等諸將皆賞有差

而先弘治中有部苗阿溪者桀鷔多智雄視諸苗養子
阿剌膂力絶倫被甲三襲運二丈矛躍地而起輙三五
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夷落推爲渠魁近苗之弱者歲
分畜産而倍課其入旅人經其境者輙誘他苗刼之官
司探捕必謁溪請計溪則要我重賄期爲勦之乃捕遠
苗之桀者誣之爲賊以應命于是遠苗亦復憚而投之
以爲寨主鎮守內臣監軍總帥率有歲賂益恣肆無忌
時時訌官苗以收鷸蚌之利都御史孔鏞巡撫貴州廉
得其狀訪部曲之良者得指揮王通優禮之詰以阿溪
事不能隱因問計曰指揮王曾總旗陳瑞爲彼腹心刼

此兩人乃可濟如其言謗出伏兵中塗縛歸磔于市一方以安鏞自有傳